

秋水流年

百里盐田话今昔

——一张获奖图片背后的故事

□ 黄海

前不久,收到来自韩国仁川国际海洋摄影节的获奖证书——我在2017年拍摄的华能江苏如东H3海域30万千瓦“双十”风电场作品获得优秀奖。

记得第一次乘工作渡轮出海拍摄“双十”海上风电场是这年夏天。在波涛汹涌的海面颠簸四个多小时后,船终于靠上海面作业平台。风浪正劲,尽管拉紧了缆绳,工作船还是大幅度上下起伏,必须找准时机,眼疾手快迅速抓住舷梯攀爬而上。而随身携带的器材设备,则和其他施工人员的行李一起吊上平台。

整个30万千瓦风电项目分为南北两个区域。所谓“双十”风电场,指距岸基10公里以上、安装点平均水深10米的近海风力发电场。随着清洁能源产业快速发展,沿岸滩涂的风场资源几近饱和,为了节约土地资源,同时更好利用近海风场效能,国家从2011年出台政策,鼓励海上风电项目向近海延伸。

潮汐瞬息多变,海床地形复杂。在台风肆虐、烈日当空的夏季三伏天,作业平台上这批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技术管理人员,通过不断修正施工方案、改进施工工艺流程,已将每座风机安装调试时间由开始阶段的8天缩短至3.4天。海上施工,首先得有安全可靠的作业平台。这个项目采用国家能源集团所属龙源公司自行研发制造的“龙源贰号”作业平台,载有1500吨主塔吊机和其他多台小型吊机。集控室24小时有人值班,时刻监控和校正因海流潮汐变化和侧风影响出现的平台位移,确保精准定位和吊装风机设备的误差最小,同时保证船用发电机电系统正常运行。

八月骄阳似火,风机塔筒内部完全密闭,直径5米、高90米的塔筒只有一个检修进出口,安装人员每天从塔筒内部的垂直钢梯上下往返,等于负重垂直登上30层高楼。塔筒密闭不通风,内部最高气温达到55℃。龙源公司在高温期间调整工作时间,分为两个施工班组,晚上20时由一组开始夜间施工至午夜,接着另一班组轮换工作至次日上午8时,大家工作十分辛苦。

而整个施工平台就是一个微缩的社区。船员和施工人员往往出海一两月才轮休,胡子长了自己刮,头发长了相互剪,清一色的汉子们生活工作在一起,朝夕相处也其乐融融。这里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,有速冻和冷藏室,分别储存蔬菜和其他食材,有安装在餐厅的数字卫星电视,可以看到实时的电视节目。餐厅角落里有个铁丝笼子,上面罩着遮阳网,我凑近一看,里面是两只海鸥,其中一只耷拉着一边翅膀,有些萎靡。看到我好奇,船员告诉我,不时会有极度疲劳或受伤的海鸟飞落船舷,李船长收留它们,每天喂食小鱼虾,还给它们疗伤,等到它们恢复健康后,就打开笼子,托海鸟在手,放于海天。

我们当时所在的作业平台距岸基20多公里,夜晚隐隐约约能看见远处岸边的光亮。手机信号很差,晚上可以微信聊天,通话却时断时续,没一次顺畅

的,到了白天信号更差。华能集团之前请的两批拍摄人员都在海上航拍时发生过坠机事故。这是很麻烦的事情,因为补给工作船不是天天都有,航拍一旦坠机,手头没有备用机的话,当次拍摄施工节点的任务就失败了。我比较幸运,前后六次拍摄都顺利完成,没有发生意外,由此赢得了华能的信任。

我和技术员王虎住在一个舱舍,他睡下铺,我睡上铺。狭小局促的案几上摆放一个鱼缸,里面十多条长尾热带鱼不时游弋。王虎不到30岁,也许因为长期在海上作业,每次出海两三个月以上,加上他沉默寡言,除了工作时间就躲进舱舍与小鱼儿为伴。90后运维班班长孟翔宇是从陕西来的“旱鸭子”,刚开始,每次搭工作船穿行于各座风机间执行操作时,都会晕船狂吐。后来,他出海前就干脆不吃饭了,省得五脏六腑翻江倒海。小孟告诉我,现在风机调向和启动停机都实现

了远程遥控,不用再高频率出海操作。

据史料记载,清雍乾时期的两淮地区,南起吕四,沿海岸线绕过今日如东栟茶老坝一带,北至海州即如今的连云港,七百里茫茫海滩“盘散千瓯鼎立,荡草扬灰蔽日”,那是怎样一派壮阔的晒盐煮盐场景。遥想当年,吕四至南通的运盐河通场河连接通场运河直抵扬州,百舸争流。如今,张公堤犹在,堤内的芦草荡已是万顷良田和连片的绿色产业集群,堤外的盐场变成了风车林立的风力电场。风电深入近海远海,千桅迎风,绵延七百里的苏北沿海已成为千万千瓦级“海上三峡”风电走廊。

昔日的堤坝在两岸茂密的防风林中蜿蜒行走,驱车穿行其中,想象着不断超越一趟趟满载麻包的运盐独轮车。历史在暮霭中渐渐隐去,可这历史与现实的纠结、世事沧桑的变幻,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……



图为获得第五届韩国仁川国际海洋摄影节优秀奖的《华能江苏如东H3海域30万千瓦风电场》。 黄海 摄

秋水戴场

□ 王松竹

一艘同行的还有五六人,都随身携带渔具。有人立于船头举目远眺,似有深意;有人端坐船舱,紧蹙船沿。秋水中的戴场岛,在水一方。

远处,未及散尽的轻雾里传出啾啾鸟鸣和野鸭拍打湖面的声响。柔弱无力的芦苇荡即将迎来寒冬漫长。搁浅破败的木头船,无奈沦为寒鸦倦鸟的温柔乡。

所幸登岛时分,秋阳艳艳,揉碎这一团阴霾,在湖面撒下波光粼粼的种子。离船上岛,所遇者无非鱼塘、蟹塘,少人烟。常有灰白或纯黑的大狗跟随,不远不近,不吠不闹。庭院门前多见小菜园,火红的朝天椒、碧绿的葱秧苗、冒胶的老桃树……篱笆下、石桥旁,野花成簇,落英缤纷。

岛上码头有三五白发人家正在冲洗渔网。中午忙累了,倒一碗茶水,从

门前的菜地里拔一只拳头大的萝卜,冲洗干净就连皮吃下,辣得龇牙咧嘴。村部红旗猎猎,一位腿脚不便的男子坐在轮椅上直播,将镜头偷偷对准我们,见我摆手示意,便赶紧报以微笑,随后将镜头转向后面的浩渺烟波,不说话了,只是展示。湖清水秀,轻舟往来,水天交接,飞鸟掠影。此中有真意,又何需多言!

待见姚行春,老姚一人一船巡线归来,宛如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,鸣金收马,稍事休息以图再战。入户检查、线路巡视这些按下不表,单说老姚这土生土长的戴场人,在岛上生活了近60年,这岛的由来他就能侃上一两个钟头,更不用说岛上140余户人家姓名谁了。

年过八旬的林凤英老人一直是老姚上门服务的对象。与平日里一样,

姚行春径直走进老人家中。见老姚来了,老人赶紧从房里拿出一双千层底,白底黑面,不由分说就往老姚手中塞。“婶,这鞋你留着穿,我有。”姚行春连连推拒。“照着脚码专门给你做的,拿着!”老人一再坚持。这些年,孩子们都上岸谋生,家里只留下她一人在岛上生活,平日里换个灯头、买些米面都是姚行春帮忙,于是老太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,花两周时间为姚行春做了一双结实的布鞋。

那天我对老姚的最后一段采访是在他船上。“开机!”镜头轻启,四下的渔民都安静下来,目不转睛望向老姚。“我们的姚师傅见证了戴场岛的沧桑变迁,但他为岛上渔民守护光明的初心始终未变。老姚说,自己会一直坚守下去,直到干不动为止。”待我言罢,老姚看着我,目光里透露出感激,还有比往常更坚定的神色。船头的他此刻清瘦如湖畔的芦苇,看似单薄,却又把根在这片土地埋得很深。

归去,雾锁云天。往来船只,相顾无言。

光明诗行

筑梦新征程

□ 蒋晓敏

凌云亦拟接穹空,映日镰锤气象雄。

黎献经纶谋大道,青春亿万叩初衷。

满腔碧血经霜热,似铁丹心逐梦匆。

春华秋实海潮涌,巨轮一笛气吞虹。

征程未歇邀星斗,胜世长追雁雁鸿。

复兴伟业展豪情,鹏鯤万里谱新功。

曲而后通妙趣多

□ 钱成刚

阅读《马未都讲透唐诗》,读到常建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一节,颇感前所未有的通透,大有启心润智之感。

但看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一句。按常理,“曲”并不利于“通”。但曲而后通,曲而见幽,幽而见静,短短一句就将禅房周围的幽静之美娓娓道来,看似不加雕琢,却又处处潜机。清晨古寺,曲径禅房,鸟性人心,俱寂钟磬,无时无刻不在把暗藏的禅意表达,“但余钟磬音”,更是有声胜无声,悠远绵长,令人心向往之。即便俗务缠身而不得,但读此诗时,也能乐享那份恬淡和美好。

由此诗放开来,很多事也并非自始至终一路平坦。比如,我国最初修建高速公路时,舍弯取直、削高填低,路更直更平坦了,可弊端也暴露无遗:驾乘人员视觉易疲劳,部分地区事故多发。相反,曲、通互为衬托,不仅妙趣横生,还有着不一般的现实功效——凡是自然

形成的河流,哪一条首尾直通?无不九曲回肠,百转千回,既能阻滞洪水奔泄,又能让全流域尽享灌溉之利。黄河乾坤湾,想想都妙趣天成,俯瞰更是视觉享受。同样的道理,如果长城一条线取直,且不说理论上是否可行,仅在气势上就已缺少了那份凭险据守的巍峨壮阔。甚至,延伸到文学创作中,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,也正体现了人们对文艺作品的审美期许。

曲径通幽还见古今哲理。在古代,《触龙说赵太后》中的赵太后绝非善于纳谏之人,“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,老妇必唾其面”,但触龙以曲为进、以迂为直成功说服,颇显沟通之智慧。而在近现代,若没有第五次反围剿及湘江战役的惨败,就难有遵义会议的英明抉择。也正是历经了建国后的艰辛探索,总结多方面经验教训,才让今天的道路愈显自信。

随缘珍重,或曲或通,或曲而后通,都不失为人生的自然之境。



百味人生

卖大猪

□ 赵斐

天暮合得严实,夜色随即登场。“扑吱”,妈划根火柴,点亮早晨擦得晶莹剔透的罩子灯。爸恰好从田地里劳作回到家,端起桌上已凉透的大麦仁粥嚼个精光。妈等爸丢下碗,问了句:“卖吧?”爸有点使劲地回:“卖!”

爸妈一问一答所说的“卖”,是指要卖猪圈中饲养在圈里的一头两百多斤重的大猪。能听懂大人话时我就知道,养的猪分三个级别,可以宰杀吃肉的叫大猪,喝着母猪奶水的叫小猪崽,而正大正贪长的猪则叫糠篓子。

卖猪,妈妈是早已算计好的。半个月后正是开学的日子,几个孩子交学杂费和添新衣裳的出处,都指望它呢!父母最懂孩子们的心思:先缴费拿课本,不落在同学们后头;穿着新崭崭的卡其布衬衫上课,好体面。孩子们也懂事,整个暑假不用父母催促挑猪草的事,大家知道把猪喂大喂肥的意义所在。

决定要卖大猪的第二天起,妈妈就从轮胎口袋里挖出一瓢小麦麸子掺入草糠,给大猪增肥。大猪“哼哼哈哈”摆头甩尾吃得很难,它怎么明白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的道理!

爸爸开始作卖大猪的准备,做一副让大猪躺在上头舒适的“担架”。家屋周围长有许多柳树,富有弹性的枝杈适宜做“担架”的四根边框。边框四周用铁丝铰成长方形,然后纵横交错绑定粗麻绳,这就成了上好的卖大猪专用物件。

庄子上有的人家图省事,卖大猪时用两只布袋口对口地绑成“担架”将就着,让大猪团住身子好受委屈,叫苦不迭。后来他们晓得我家有专用物件,便纷纷来借,爸爸乐于助人,没有一回舍不得。有一户人家卖大猪时居然压裂了“担架”的一根边框,爸爸二话不说,不仅修好了破损,还多做了两副,以备庄邻借用。

卖大猪的日子到了。天刚蒙蒙亮,爸妈就起了床。爸爸搓好捆大猪腿的麻绳,便去请住在庄子西头的大海叔帮忙。大海叔与爸一般高,两人抬起“担架”可用力均衡。大海叔打起号子来婉转悠扬,隔几里路都能听

见。他最大的能耐,是从田头挑麦把稻扛到场上不歇肩,而旁人总要歇上一两次才行。加上他属牛,大伙儿便给他起了外号叫“铁牛”。爸爸不仅在圈里喂猪,“铁牛”的号子声,更看好他有持久的耐力。

妈妈将前一晚择好的菜叶、山芋、蕃茄与碎米、麦麸、草糠和在一起,烩成热腾腾的猪食。大猪在圈里放出直奔猪槽,几乎没抬头就将肚子吃得滚瓜溜圆。妈妈望着贪吃的大猪,既欢心又有不舍,手指在猪背上来回挠痒,似乎传递着一种怜爱。常听妈妈说,家里的牲畜饲养久了也会通人性,懂得人对待它们的好坏,只是说不出而已,而牲畜的命也是“命”,也应善待。

大海叔扛着自家特有的宽扁担和缠绕在扁担上的担绳来到家中,妈妈用青花大碗盛满碎米面做成的“疙瘩饼”,招呼他坐下趁热吃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乡村人家能够吃上“疙瘩饼”并不常见。筛下的碎米磨面有限,做“疙瘩饼”也就受限,多数人家用于款待客人。“疙瘩饼”吃起来不但有嚼劲,而且很能熬饿。

大猪再怎么抗拒就被束住四蹄,随即被请人“担”。系上担绳,套住扁担,爸爸与大海叔抬起肩上一试觉得蛮好,便麻利出了家门。妈妈急忙提着空猪食桶小跑步跟在后面,用拌食棒碰撞桶壁发出声响,嘴里不停念出“呦呦”的腔调。这可能是祖传下来的一种卖大猪送行仪式,妈妈一直遵行着。待到追赶不上爸爸的步子,妈妈便停下来,撩起围裙抹眼泪,舍不得已饲养快一年的大猪。

爸爸与大海叔从离家起就号子声不断,大有召唤、炫耀的意思,引得庄子上的人出门看热闹,接连传承。出了庄子口,他们将花在嘴上的力气完全挪到肩上,一路上听到的只剩喘气和脚步声。到公社食品站有近4公里路程,他俩急赶着在开门收购时抵达,这样大猪早晨吃进的猪食还能多打点斤两。这也是爸爸的小心思。

血汗所倾,劳动所获,能够多挣得一点养家,或许是全天父母最朴素的中心。

岁月风铃

骏马湖是江苏境内四大淡水湖之一,戴场岛则是骏马湖中唯一的村岛。1999年9月岛上正式通电,电网网迁供电公司所属晓店供电所的姚行春成了岛上唯一的电工。秋末初冬,趁着微风不燥、水波不兴,我和同事登岛去找老姚采访,同时一领渔岛宜人风光。

从宿迁市区出发约四十分钟车程,到达位于徐州新沂市的大墩村码头乘船。岸上,苏N、苏C牌照车辆交错停放。岸边,七八艘渔船在水中晃荡。带我们上岛的船主裹一件灰蒙蒙的旧袄,起风的时候用手揽一揽,也不愿扣上。清点完人数,他自顾自坐在船尾的马扎上准备出发,柴油机吐着黑烟,哒哒哒的声响往耳朵里钻。忽见他一拍大腿,“哎呀!”回头看,四爪的铁锚还勾在岸边砖石上,把砖石刮开了一道裂缝。

美食汇

砂锅鱼头

□ 路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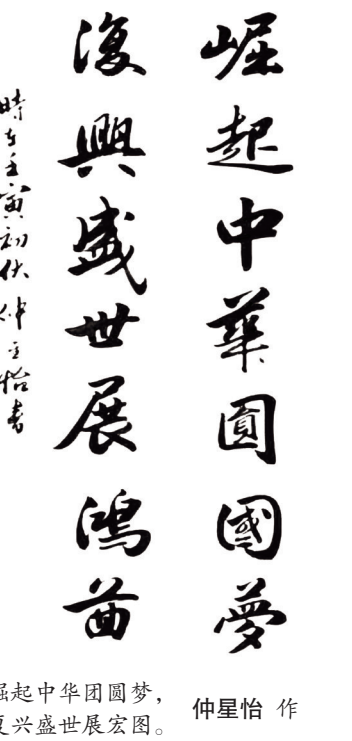
厚的鱼唇充满胶质,尝一口鱼肉,比豆腐更鲜嫩爽滑。

湿冷的初冬里,风雨敲窗,一家人围坐一起,享用着珍珠般莹白的米饭,配上鲜美的砂锅鱼头,顿感幸福至极。

母亲的砂锅鱼头竟能做到这样鲜美!

首先,她选食材就颇为讲究,必须要横山水库里的灰鲢,长期游在水库的深水里,生长周期长,在水中的摆动也比一般鱼塘的鱼更加灵活有力,自然肉质也更鲜美。

至于烹任中的细节,虽简单,却也颇为讲究。新鲜的鱼头洗净后,不下油锅,而是直接进入砂锅,加冷水,佐料只有52度的高度白酒和去腥的



仲星怡 作

崛起中华圆梦,复兴盛世展宏图。